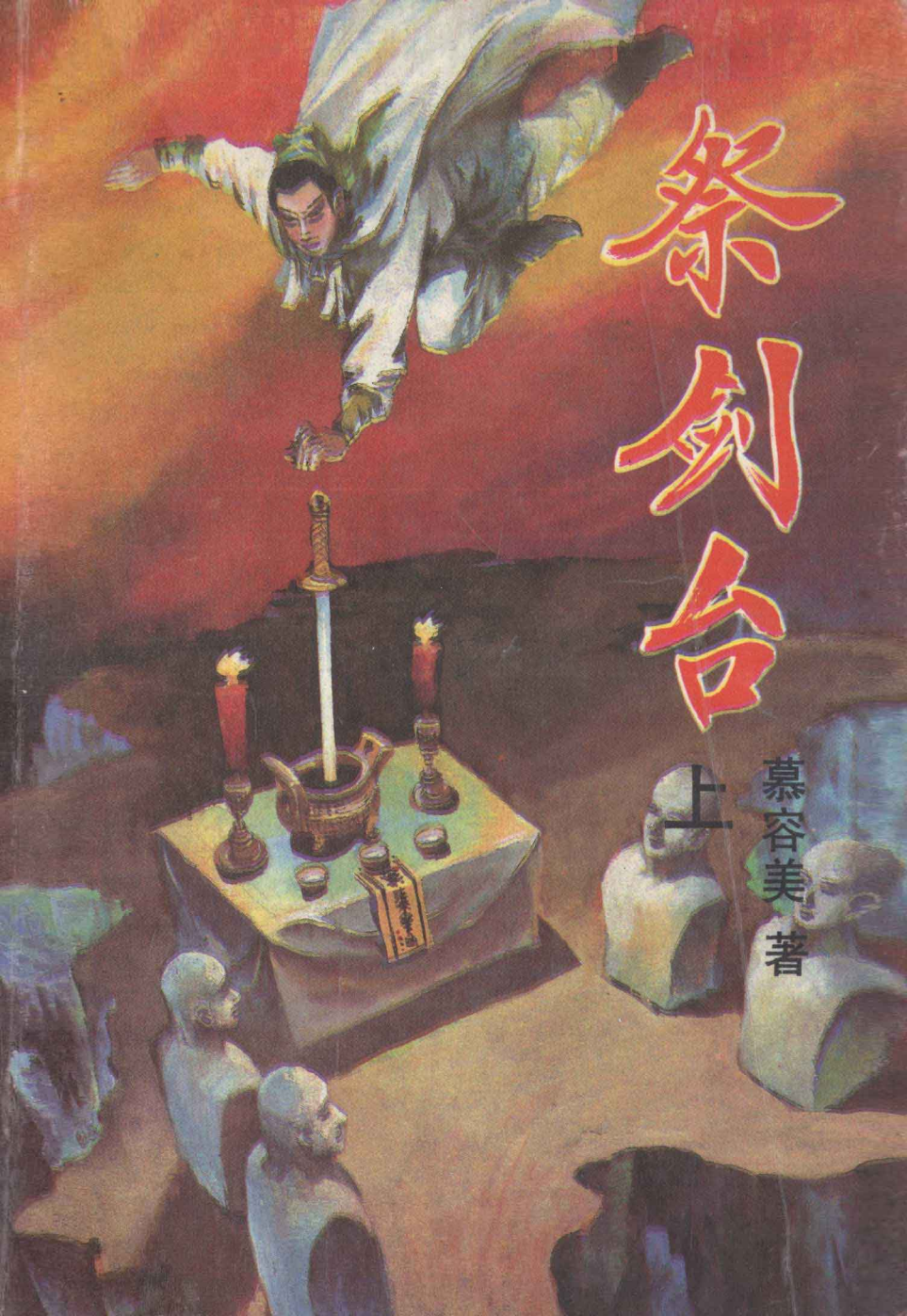


祭劍台

上
慕容美 著



第一章 风雨太平谷

如今，又是一个桃红柳绿的春天降临人间了。

云亭山，太平谷，又一度风起云涌。数逾千万、来自天下各门各派的武林人物，三天来，已将整座太平谷淹没在一片人海中。

明天，三月初三，在武林中而言，是个大日子，十年一届的盟主任期今天届满；明天，第八届盟主交卸，第九届新任盟主产生！

明天这个日子，对一般武林人物固属重要，而对现任第八届盟主、“一剑震八荒”韦天仪个人来说，更非等闲。现任盟主：“一剑震八荒”韦天仪，可算是自第三届盟主以来，第一个能够活下来逐鹿连任下一届盟主者。

还有一点更巧的是，明天，三月初三，它不但是第九届武林大会的会期，同时也是这位现任第八届韦盟主六旬大寿的寿辰正日！

这位现任韦盟主，非仅武功方面不让前贤，为人且极重义守信，千金一诺，不辞万里！不辞万死！一副侠骨热肠，久为武林两道人物所称崇爱戴。

他自十年前就任第八届盟主以来，终年奔波在外，先人之忧而忧，后人之乐而乐，无义不趋，无难下赴！

所以，据一般猜测，明天这位韦盟主运选得连任，十九不成问题，如果大家猜中了，则一人连任两届盟主，就将成为武林中一段新的佳话了。

这时候，温暖的阳光照入太平谷；照着屹然古朴的祭剑台，照着台前七尊排列整齐栩栩如生的石像，也照着谷中百丈空地上涌过来又涌过去、形形色色的武林黑白两道人物……

人潮涌入谷内，在祭剑台下七尊石像前面打一个漩，然后四下散开，有的进入台后的太平宫，有的退出谷外，让出空位，换上新来的另一批。每一个人说起来都是为了赶来参观十年一次的“祭剑大典”，而事实上，一经入谷之后，注意力十九都为七尊石像所吸引。

“大智禅师”、“天山风云叟”、“洞庭烟霞老人”，人们照样会从头看过去，但是，这三奠人像实在并不能带给人们什么，四五十年是个不短的日子，年代距离现在毕竟是太久远了。

人们目光停留得最长久的，是底下的三座人像。

命耶？

数耶？

华氏三代，分膺“四五六”三届盟主，这在武林中，以前不曾有过，以后也很少可能再出现；可是，祖孙三代竟一个个都死在任期届满之前，一个比一个死得早，一个比一个

死得年轻……

上天何忍？

华门何辜？

岂华氏一门之能膺此殊荣迨为各人之寿算所折耶？

人人为之激动，人人为之黯然；一个个怀着景羨之情而来，最后，又无一不是怀着一腔沉痛低喟着而去……

这时，又是长长的一股人潮向这边涌过来了。前面是一批雄赳赳，气昂昂，镖师模样的劲装大汉。接着是一批鲜蓝长衣，腰悬长剑的华山弟子。再接着，则是七八名靛衣百结，与华山弟子在衣着上成强烈对照的丐帮弟子。

这一行，尤其是走在较后面的华山弟子和丐帮弟子，显然都是第一次进入这座太平谷，第一次见到这座祭剑台，也第一次见到这七座半身人像，每一双年青的眸子中都闪着亮光，在七尊人像上，周而复始，看了又看，似乎有些舍不得离去，尤其是当他们目光接触到年事最轻，第六届盟主华家驹的石像时。

“啧啧，多帅，这么年轻英俊……”

在这些武林新生的一群中，仅有一名年青人稍稍与众不同，他在匆匆将七座石像扫过一眼之后，便俯下身去，将每座石像下面的记载文字，挨次阅读起来，一座又一座地，读得非常细心。

他是一名年约十五六，衣敞发蓬，脸孔上虽然满是油垢，却有一个挺直的鼻梁，和一双晶澈眼神的丐帮弟子。

前面的华山弟子们已经相偕离去，此刻，那名阅读碑文的年轻叫化忽于第六座石像之前，转过身子，向身后一名年

约四旬上下，细眯眼，酒糟鼻，形相颧硕猥琐的中年叫化指着华家驹那座石像叫道：“蔡师叔，你瞧——”

中年叫化惑然抬头道：“瞧什么？”

那名年轻的叫化手指石像，期期地道：“你瞧，十九岁当盟主，三年之后就失了踪，失踪时是二十二岁，算到现在也不过才四十一二，难道此人以后竟就一直没有了音讯么？”

蔡姓中年叫化轻轻一叹，苦笑着摇摇头，没有回答。

那年轻的叫化皱紧双眉，尚待再问什么时，谷中人声一静，忽然一致转身向入谷狭道望去。

谷道中传来一串得得马蹄声，不一会，三人三骑出现。

最前面一匹银驹上，坐的是一名鹅蛋脸，柳眉杏目，唇若新菱，鼻似分水玉峰，内着天青劲装，外披一袭同色风衣，年约十四五，姿色极为秀媚动人的佩剑少女。

后面两匹马上，坐的也是少年女子，背斜长剑，青衣素装，似是两名贴身女婢。

三骑入谷，闲人纷纷让道，佩剑少女一声轻叱，银鞭挥处，连谢也不谢一声，目光昂视，径自率领两婢，沿着祭剑台左侧的碎石道，纵骑向台后太平宫中飞驰而去。

那名年轻的叫化见谷中武林人物，人人脸上只有钦羨之色，而绝无丝毫不满表示，不禁轻咦了一声，又向中年叫化低声问道：“旁人的马为什么都留在谷外，蔡师叔不是也说太平谷中，尤其是祭剑台前，任谁也不得跃马而过的吗？”

蔡姓中年叫化微微一笑道：“蔡师叔少说了一句。”

年轻叫化茫然道：“一句什么？”

蔡姓中年叫化笑道：“‘历届盟主的三代尊卑血亲不在此

限’！”

年轻叫化双目一亮道：“哦？那么刚才那少年女子她是七位盟主中何人的后代？”

中年叫化侧目而笑道：“你小子做甚这样关心？石像总共才七座，你就不会一座一座的重新再瞧个清楚，猜一猜吗？”

年轻叫化脸孔微微一红，不期然又朝七座石像依次审视过去，眼光触及最后一座，忍不住脱口噢了一声道：“司徒家的后人。”

蔡姓中年叫化低声笑接道：“是的，‘司徒兴中’的女儿，芳名叫‘司徒芳卿’，外号‘七绝小玉女’。小华，蔡师叔知道的事情多着呢，只要你能凭你的鬼聪明，将这儿分舵上秘藏的百花露多弄几斤出来，咳咳，蔡师叔包管你……”

被喊做小华的年轻乞儿本来红着脸，听到此处，忍不住吓唬一声，转过身来道：“这儿分舵主不过是帮中两结弟子的身份，凭你这位总舵来的‘内堂三结奖惩司事’，难道明着讨他还敢不孝敬吗？”

蔡姓中年叫化摇摇头苦笑道：“唉！你不知道申瞎子那厮……”

叫小华的乞儿星目眨了眨，见中年叫化没有再说下去，忽又转回头去指着华家驹那座石像问道：“蔡师叔，你刚才在谷外虽没有告诉我们盟主血亲可以驰马入谷这一节，但却已告诉我们武林中每逢盛典，历届盟主之遗族，都会受到异常礼遇，明天韦盟主六旬寿宴上，除了适才那位司徒女侠，还有那几位盟主的遗族会来？这位年轻的华盟主有没有后人或嫡裔亲属？”

蔡姓中年叫化呆了呆，舌尖打结道：“这……这个就弄不清楚了。”

接着，干咳了一下又道：“辰光已经不早，我们出谷去吧，这次来，主要是因为帮主要我带你们见识见识，明天还得起个大早来占位置，否则可能连站的地方都落不到，万一弄得你们看不成，那我这个做师叔的就枉称什么‘十方土地’了！”

晴朗的艳阳天，太平谷中，祭剑台前，占地百丈的草坪上，人山人海，万头攒动。

今天，三月初三——第九届武林大会会期，第八届旧任韦盟主六旬寿辰正日，天公做美，煦光普照。

日影渐正，午时将近。

祭剑台上，香烟缭绕，由“少林”“武当”“华山”等三大名门选派的六名大会监察人，业已于万众瞩目下，缓步登台，各就特设之监察席位。

少林派出的是“达摩”“罗汉”两院堂的两位首座长老，“意明大师”和“意净大师”。武当派出的，是“神武殿七子”中的“云真子”和“鹤真子”。华山派出的则是“金龙八剑”中的“首剑常游天”和“八剑倪随之”。大红描黄袈裟；八卦浮云鹤髻；天蓝底，窄袖束腰，胸前绣着八龙团舞的剑服，鲜明、清越、洒脱，名门大派，风仪果然不同凡俗。

台中央的祭案上，一支长剑倒插在沙斗中，寒芒闪闪，气氛肃穆而庄严。

这时，自台后遥遥传出一阵隐隐如沉雷的鼓声。鼓声说明了午时已至，本届大会的当然主持人，上一届的韦盟主已

自太平宫中起驾了！

接着，没有多久，鼓声歇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阵笙簧细乐，乐声中，一名重枣脸，双眉浓黑，目光闪射如电，满脸威严，身躯魁伟的老人，身披一袭紫色英雄氅，缓步穿过辽阔的台面，向台前来。

英雄氅两摆绣着两支黄穗长剑，步伐带动衣摆剑穗波荡，宛似真的剑穗在迎风轻扬，充分显出一代剑术名手令人不敢逼视的无上气概。

这位向祭剑台前走来的老人，正是旧任盟主，“一剑震八荒”韦天仪！

第一二三届三位盟主何以未能连任？究系退避贤路？抑或是另有他故？由于年代久远，业已无人清楚；大家只知道三位盟主交卸后都仍健在，至于不肯竞选连任的原因则一直是个谜。

所以，这次这位韦盟主竞选连任，在武林史上是空前的！

盟主出现，台下立即响起一片如雷欢呼，声震穷谷，久久不绝。

一剑震八荒韦天仪于台前四五步处站定，精目四扫，缓缓抱起一双铁拳，高举齐眉，向台下成弧形来回一拱，宏声发话道：“朋友们请了！韦某人才疏德鲜，承朋友们瞧得起，自莅任第八届盟主以来，十载于兹，幸无陨越，今为第九届盟主产生会期，韦某人不自量力，仍作恋栈之图，鉴于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英雄每多出少年之古谚，能否遂愿，尚在未定之天，不过韦某人别无足道，惟自忖气量尚算宽宏，今天适为韦某人六十贱辰，届时无论新任盟主为谁，韦某人酒席已

整，谨此致邀，希望继任者能与天下朋友们同莅后山太平宫，共谋一醉！”

语毕又抱拳四下一揖，于再度暴起的欢呼声中，面众就地坐下，台后敲响脆越的报时金钟，两名鲜衣童子抬来一只金鼎放在一剑震八荒面前，金鼎中燃着一支指头粗细的特制线香，香长尺许，浓芳四送。

这段期间，台下西北一角，一群挤在一起的破衣叫化中，一名挺鼻星目的年轻叫化，朝身旁一名细眯眼，酒糟鼻，形相颯预猥琐的中年叫化低低问道：“蔡师叔，新盟主人选，何时才能决定？”

中年叫化道：“等一炷线香全部燃完。”

年轻叫化道：“就是说在线香点完之前，人人可以登台挑战？”

中年叫化道：“是的。”

年轻叫化想了想又道：“依蔡师叔看，今天会不会有人出面竞争？”

中年叫化沉吟着摇摇头道：“这个，看样子似乎——”

一语未毕，入谷口突然传来一阵厉呼：“韦天仪，你这个一口仁义道德，满肚皮男盗女娼的大奸贼，你如果是顺天知命的，你就该夹起尾巴，马上给老子滚下祭剑台，滚出这座太平谷！”

在全谷一片宁静下，这阵呼声益发透着昂讥刺耳，呼声过处，谷中千万武林人物均不禁骇然回首注视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条修长的身形，疾如鹰隼般飞掠入谷，脚点人头，一路飞纵起落，也不理激忿怒叱的汹汹群情，一径

跃奔祭剑台。

祭剑台上，一剑震八荒挺胸抬眼，双睛中闪芒如电，六名监察人，也均自两边监察席位置上霍地长身立起。

来人飞落祭剑台，一声大喝，左臂一扬，右手立掌如刀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踊身便往一剑震八荒当头扑去。

身手矫捷，出招辛辣，台下众人骇然发出一阵惊呼。

六名监察人中年事最长的华山“金龙第一剑”常游天，脸色一寒，沉声喝阻道：“循规行事，不得卤莽！”

直到这时候，才有人看清台上那名寻事者脸上原来蒙着一幅黑纱，这时，那名蒙面人对金龙首剑的呼叱直如未闻，去势疾如电光石火，掌沿已逼近一剑震八荒顶门！

一剑震八荒似乎早料透来人会来这一手，上身一仰，以毫厘之差，堪堪避过来势，跟着头下脚上，双臂一振，原地倒翻而起！

祭剑台下，群情大哗。

“啊啊！是个疯子！”

“赶他下来！”

“赶他下来！”

“宰了这丢人现眼的东西……”

诤知黑衣蒙面人对此汹汹舆情一点也不在乎，未容一剑震八荒身形站稳，原式不变，又是一掌当胸劈去！

势沉力猛，远较第一掌更为凶诡凌厉！

一剑震八荒右肩一沉，右掌正待发出，精目闪处，忽然改变主意，即下一滑，侧身飘开，似是想先察看一下对方的拳掌路数。

黑衣蒙面人形同疯狂，一边奋身疾扑，一边嘶声大喊道：“韦天仪，你这狗贼末日已到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狗贼前此那套一手遮天的血腥把戏，到此为止，不会再灵啦！”

一剑震八荒脸寒如铁，既不还手，亦不开口，只一味闪跃腾挪，冷眼默察着对方出手时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。

金龙首剑常游天见一剑震八荒只挨不还，不禁为之大感不耐，当下双眉一挑，宏声大喝道：“依大会规章，韦大侠有权用剑！”

祭剑台下，立即鼓噪而应！

“用剑，对，用剑劈他！”

“劈了他！”

“劈了他！”

“拔剑呀，韦盟主，跟这种人还有什么好客气的……”

黑衣蒙面人连攻数掌，将一剑震八荒逼去一边，然后一扭头，向监察席上厉声喝问道：“谁在说话？”

金龙首剑胸脯一挺，怒目沉声道：“华山金龙第一剑，常游天，第九届武林大会监察人，根据天下公认的武会规章第二条第三款说话，朋友觉得怎么样？！”

黑衣蒙面人眨着眼皮重复道：“金龙第一剑？常游天？这名字蛮熟嘛？”唔，我想想看——噢，对了！对，对，华山‘金龙八剑’之首的‘常霹雳’！”

金龙首剑常游天，性烈如火，“常霹雳”者，正是一般武林好友对这位金龙首剑的昵称。

金龙首剑见对方喃喃自语，初尚以为对方系有意藐视于他，及至对方喊出这声听来颇有亲切之感的“常霹雳”，不禁

心头一震，骇忖道：“此人似乎有点神智不清，难道还是位老友不成？”

金龙首剑正待加以盘问时，黑衣蒙面人忽然仰天哈哈狂笑道：“常游天，金龙第一剑……哈哈……金龙第一剑常游天……哈哈，哈哈……常霹雳呀常霹雳，你们那位师叔，华山上代掌门人，‘华山神剑’谢灵运最后究竟去了什么地方？死活如何？你们‘金龙八剑’八个做侄子的，有谁能回答得出来吗？”

语毕，又是一阵震天狂笑！

华山上代掌门人，“华山神剑”谢灵运，晚年退隐，不知所终，一般武林人物都以为神剑已另外觅得修身养性之所，过那神仙生活去了；惟有华山本门弟子心里有数，他们的上代掌门人究竟遭遇了什么？七八年前，神剑突于某夜神秘离去，一去不返以迄于今，所谓“退隐”，不过是该派为了派誉关系而于事后设词这样宣称的罢了！

所以，黑衣蒙面人这番话，听在别人耳中还不怎样，而台上现任监察人的“首创”和“八剑”，以及台下杂在人群中的二三四五六七诸剑和其他华山弟子听了，却不啻平地一声焦雷！

金龙首剑脸色一变，沉声道：“朋友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黑衣蒙面人不答，忽然转过脸去，向一剑震八荒阴阴一笑道：“韦天仪，你呢？你知不知道？”

一剑震八荒双目中几乎要喷出火焰，但由于身份攸关，仍然强忍着，嘿了嘿，一字字地道：“是的，朋友，韦某人佩服你，你朋友已极尽口舌之毒，达成煽惑之能事了！在你朋友

心目中，韦某人是‘男盗女娼’！是‘大奸贼’！是‘狗贼’！并曾玩弄过很多‘一手遮天的血腥把戏’！而现在，你又以言词隐隐约约地暗示出，‘华山神剑’即为韦某人所谋害，依你朋友之指控，韦某人可说是集万恶于一身，可是，朋友，你又是谁呢？朋友何不除下面罩，光明正大的拿出证据来？并凭你朋友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，以加重你朋友这番指控的份量呢？”

黑衣蒙面人于听到“朋友何不除下面罩——”这句话时，身躯一颤，似乎突然间受到某种莫大的刺激，自纱孔中射出的两道眼神，顿时转变为一种近乎狂人似的厌厌凶光，未待一剑震八荒将话全部说完，一声厉吼，又向一剑震八荒和身扑去！

一剑震八荒风衣飞扬，就地一个大回旋，攻守双方，转眼易位，一剑震八荒这时不再客气了，低喝一声：“朋友留神，韦某人可要还手了！”

随着喝声，左手食中二指掐出一道剑诀，右手并掌代剑，一掌砍向对方后肩！

说也奇怪，黑衣蒙面人在主攻时，举手投足，看上去明明是个一流大行家，可是，如今一剑震八荒刚递出第一招，黑衣蒙面人便暴露出可怕的致命弱点。他向一剑震八荒扑去，一剑震八荒腰身一拧，反绕至其后，这本是高手对仗时极为习见的一种情形，在黑衣蒙面人来说，一招扑空，或侧闪，或反撩两者均可，端视他在武学上的成就和自信以定取舍。

然而，令人诧异的是，现在的黑衣蒙面人，一个猛冲，身形竟然控收不住，面前早没有了敌人的影子，他却仍然直冲

而前，对身后一剑震八荒之掌招，浑无所觉。

一剑震八荒乃何等身手，招随声发，人随掌进，来势疾赛流星赶月，眨眼之间，掌沿已然照定砍落。

这一掌不须十成砍实，只要用上二三成力道，黑衣蒙面人一条右臂也就得要跟身躯分家了！

台下看得清切，立时轰然暴起一阵欢呼！

一剑震八荒不愧为一代盟主，就在掌沿已接近黑衣蒙面人后肩的一刹那，手背一翻，突然化砍为抓，食中二指分找肩前“天泉”“曲泽”两穴，拇指一抵，轻轻按在对方肩后近脊的“挂膀穴”上！

黑衣蒙面人身躯摇了摇，周身劲力顿失，台下立即狂呼起来！

“好！韦盟主硬是要得！”

“撕了他！”

“撕了他！”

“不，扔下来，给咱们大家瞧瞧，看到底是打那儿来的一条疯狗……”

一剑震八荒左手一伸，又加拍了黑衣蒙面人的昏穴，然后轻轻一放，转过身子，双臂一再挥动，好不容易方将台下激动嘈杂的人声平息下来。

一剑震八荒见台下已完全安静下来，走出两三步，抱拳一拱，肃容道：“韦某人谢谢朋友们的关注，不过，朋友们应该看得出来，此人出言无状，视听不敏，显然是神智方面不甚健全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所要寄予的，应该是怜悯的同情，而不是敌意的忿怒！”

稍顿，接下去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：‘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’？韦某人主盟十载，虽自问无愧，然是否曾于无意中得罪过少数一二位朋友，却很难说，此人今天来此，也许受了别的刺激，也许早就对韦某人私人不满，不过，不论其动机何在，因其已失却控制自己神智的能力，我们就应该不再追究！”

一剑震八荒说至此处，转身朝台后喝道：“明儿跟华儿过来！”

先前抬鼎的两名男童应声自后台奔出，一剑震八荒指着黑衣蒙面人向两童吩咐道：“扶去宫中，先向你们上官娘娘要两颗‘金露丸’给他服下，顺便看看你们‘赛华陀’张叔叔在不在，如果在，就请他替他好好诊察一下，需要如何疗治，等大会结束后，再由六位监察人会同议定。”

两童应命将黑衣蒙面人抬入后台，台下赞叹四起，一剑震八荒望了金鼎中余香一眼，一声不响，再度坐下。

祭剑台下，顿然回复一片宁静。

金钟悠悠，信香由三寸而二寸，而一寸，而半寸，终于完全燃尽，欢声雷动，整座太平谷为之摇撼。

人们的猜测果然成了事实：“一剑震八荒”韦天仪蝉联第九届武林盟主！

祭剑，宣誓，接受公贺，然后，由第一宗喜事转而进入第二宗喜事，千万武林人物带着欢笑，又涌向祭剑台后的“太平宫”……

第二章 风雨太平宫

太平谷后面的这座“太平宫”，系第三届武林盟主，“洞庭烟霞老人”于四十多年前所建；占地里许，内分院落无数，楼台重叠，殿阁相连，气象极为恢宏雄伟！

烟霞老人规定它为以后各届盟主当选人之行宫，卸任者必须于一月之内迁出，以便新任盟主迁入。太平宫建筑完成，正值第三届盟主任期交卸在即，所以，这座太平宫虽然建于烟霞老人之手，烟霞老人自己却一天也没有在里面住过。

第一个进入太平宫居住的，是第四届盟主，“中州游龙”华廷扬！

“中州游龙”华廷扬虽然死在任期之内，然期满改迁之结果，第五第六两届盟主宝座，又为他的两代后人先后取得；所以，这座太平宫第一个主人是中州华家，同时也以中州华家在这座太平宫中居住的时间最长。

第六届盟主华家驹，以十九岁之英年继主太平宫，可惜就任仅三年六个月即告行踪不明，而华家大小数十口，也于一夕之间风流云散，不知所之。由于华氏任期未满五年，依武林大会之规定第七届武会得提早五年举行。不过，第七届

盟主之任期，亦只以余下的这五年为限，五年以后，即为第八届，仍须重新改选！

提前产生的第七届盟主司徒兴中，系死于任期届满前一个月，其实在任时间亦不过是四年又十个月有零，并不比前任第六届华家驹的三年六个月多了多少。

司徒兴中死后一个多月，第八届武会举行。“一剑震八荒”韦天仪，一剑过三关，被查告入选！

韦氏主盟第八届，转眼十年过去，这十年来，武林中小风波虽曾发生数起，但大致说来，尚算太平。如今，韦氏蝉联第九届，可说是众望所归，至少，武林中又有另一个十年太平岁月好过了！

人潮涌向太平宫，欢笑响彻四谷。

太平宫前，宫门大开，百名剑装武士列道相迎，进入宫门，太平广院以及太平正殿上下，已摆满上千桌酒席，一剑震八荒走至太平正殿前，转身举臂高呼道：“这儿是太平宫，人不分门派，席不分上下，随意入座，任性取饮，太平宫是大家的，从现在起，全宫开放三天，三天内，宫内每一处地方，无论昼夜，朋友们人人可以自由进出……”

欢呼如雷，久久不绝。一剑震八荒向两廊伺候的百余名弟子和家丁们挥手做了个关席手势，接着，运足充沛的中气，宏声又道：“韦某人无法分身相陪，如有接待不周之处，尚请朋友们多多原谅！”

语毕，高高一抱拳，返身登殿。

做主人的一剑震八荒虽已说明今日之宴是“人无分门派，席不分上下”，然而，武林人物之间，彼此泾渭自明，年纪轻